

# 黑格尔理性宗教观论析

尹曦雯,王晓东

(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黑格尔宗教思想在近代宗教观发展历史上极具特色,他将逻辑方法与各宗教发展、演化密切联系到一起,并通过概念的形式进行建构。因为整个宗教的演化发展正是由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概念由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个体性的转化过程,所以黑格尔通过宗教概念理性化、特定宗教理性化以及绝对宗教(基督教)理性化,建立了其完整的理性宗教观。

**关键词:**黑格尔;宗教思想;概念;判断;推理;康德的道德宗教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8)04-0045-06

西方近代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始终与宗教思想密切相关,宗教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走向,同时也是诸多重要哲学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黑格尔是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宗教思想以绝对理性为根基,形成了完整的理性宗教观,这一宗教观在他的整体哲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以往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对于其思想中宗教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往往没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因此,梳理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的思想演变,探索其宗教观的思想逻辑,挖掘其理性宗教观的意义,亦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 一、西方近代理性宗教观的思想演变

理性宗教观即是通过哲学的方式(理性的方式)对宗教教义、宗教现象进行阐释。在中世纪时期,哲学(理性)依附于神学(信仰),并未取得独立的地位。随着近代理性主义的空前发展,理性逐渐突破信仰的牢笼,理性宗教观得以确立和

发展。在这一时期,笛卡尔、康德的理性宗教观尤为突出,为黑格尔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就是将“宗教神秘主义理性化,最终实现从宗教表象意识向哲学的概念思维转化的过程”<sup>[1]3</sup>。

法国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角度出发,从“我思故我在”命题中得出自我的确定性,并以此作为基点,进而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从上帝的存在进一步得出物质世界的存在。笛卡尔将上帝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二命题开启了近代理性宗教观。这一开创性意义具体体现为将上帝存在问题理性化,即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并分别通过上帝的效果和上帝的本性两种方式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笛卡尔的上帝是理性神,不是人格神,是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无限实体的上帝;笛卡尔肯定了理性在认识上帝、研究宗教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宗教观对哲学体系的重要影响,这些思想被之后的近代哲学家所继承,尤其对黑格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传统本体论的宗教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从本体论转向道德实践领域对宗教观念进行重构,确立了道德神学的基本立场。康德的理性宗教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对传统上帝证明的批判和道德宗教的建立。首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传统宗教哲学的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价值认同与重建的深层基础研究——查尔斯·泰勒社群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启示”

作者简介:尹曦雯,1988年生,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晓东,1967年生,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自然神学证明予以批判,否定了理论理性对上帝的认识,引出了实践理性,并将上帝放到信仰领域,进而对上帝存在问题进行了道德论证明,建立了道德宗教。康德将上帝信仰确立为实践理性的公设,促进了宗教观中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探索进程,体现了近代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思想特质。其次,康德的理性宗教观推进了近代整体宗教思想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笛卡尔,对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思想理论演变过程来看,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的形成就是从对康德思想的追随到批判中逐渐形成自己宗教思想的过程。

黑格尔早期的宗教神学思想较为明显地体现了对康德的追随,具体表现在其认同道德对宗教的重要作用上。在《耶稣传》中,黑格尔用康德的语言把耶稣变成了道德教师,“道德的圣法精神[或圣灵]将会保证你们不致走入歧途。它还会对你们现在还不能接受的东西,给予更完善的教导。”<sup>[2]139</sup>甚至有类似于康德绝对命令的话,“凡是你愿意把它看作对包括你在内的一切人来说是普遍法则的东西,也就是指导你的行为的东西。这就是道德的公式,而道德则是使上帝喜悦的唯一标准。”<sup>[3]</sup>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黑格尔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宗教思想,依然在康德的道德宗教的影响之下。

在黑格尔提出“爱”的概念时,这种状况发生了转变,“在‘爱’的‘理性’与‘信仰’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萌芽。‘爱’是一个充满宗教神秘主义的词汇,然而正是这种神秘主义使黑格尔摆脱了康德实践理性中的对立原则,从而形成了初期的辩证法思想。”<sup>[4]</sup>随后,黑格尔又发表了《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简称《哲学全书》)等著作,标志着其自身哲学体系的成熟,从对康德的道德宗教将信仰问题放在道德领域的批判,到认同宗教与哲学相统一,最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性宗教观。

## 二、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的思想逻辑

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通过理性宗教观的理论

前提、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理性宗教观的逻辑三个方面展开理论阐释,揭示了宗教观理性主义的特质。

### (一) 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的基本理论前提

黑格尔认为,“精神已发展到分裂为二的状态:一方面是局限于经验世界和现象界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局限于意志、情感世界和神秘直观的宗教。上帝与精神是分裂的,这种分裂也造成了近代宗教与哲学的对立。”<sup>[5]5</sup>正是由于两者间的对立达到了一定程度,双方接触时如敌人般加以拒斥,从而需要和解。“于是就产生了宗教方面和认识方面这双方和解的需要。这就是宗教感觉同认识(以及智力)的和解。在这和解之中,认识的最高要求必须加以满足,而绝对的内容也不能丧失任何东西,不能被拉入有限性之中;而跟它面对面的有限形式就必须自行放弃。”<sup>[6]27</sup>同时黑格尔还认为,这种和解的需要,在基督教当中体现得更为强烈。在理性宗教观的视域下,世界的谜团、思维中的矛盾、感觉中的痛苦都将消失。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所承担的神圣使命就是在“对神秘主义的信仰进行理想化阐释的同时,完成理性的神秘化历程,从而最终实现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神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sup>[1]15</sup>。黑格尔对虔敬主义、自然神论、无神论、泛神论等割裂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关系等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最终的目的在于“通过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来论证理性与信仰的同一性,把神等同于精神和理念本身,把真理说成是人对上帝的认识或上帝在人身上的自我认识”<sup>[6]3</sup>。

### (二)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宗教观中的重要问题。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直接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宗教,与施莱尔马赫的情感宗教也有着激烈的争论,从这些批判和争论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对前人以及同时代人的超越。黑格尔认为宗教与哲学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哲学只是以它对宗教的解释方式来自我解释,并且以它的自我解释的方式来解释宗教。”<sup>[7]78</sup>“哲学本身就是侍奉上帝的,就是宗教”<sup>[5]14</sup>,两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但宗教与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同,宗教以表象的方

式来研究上帝,而哲学则是通过概念的方式来研究,这也正是两者的差异性所在。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就是以概念的方式来研究宗教的表象,这是宗教与哲学的一般关系。

但宗教与黑格尔的哲学又有怎样的特殊关系呢?这种特殊性是通过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绝对精神来展现的,即宗教与绝对精神的关系。在《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的精神哲学部分,黑格尔都论述过这一问题。在前一著作中,宗教作为达到绝对精神的第一阶段,由宗教到绝对知识进而达到绝对精神;而在后一著作中,则是由艺术到宗教再到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达到绝对精神。虽然达到绝对精神的具体过程有所不同,但宗教都是达到绝对精神的必经阶段。对于这种不同,“黑格尔研究专家富尔达是这样解释的:黑格尔在这里(指《哲学全书》的精神哲学)不是谈一般的艺术、宗教和哲学,那是《精神现象学》的话题,他在此只谈古典希腊艺术、基督教的宗教还有近代哲学,因为他视之为真理发展形态和代表,他把自己理解为伟大传统的继承人,乐意让它们汇集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sup>[8]592</sup>此外,黑格尔对艺术看法的变化也导致了这种不同,在《哲学全书》中“显然已经对艺术的定位有着自觉的认识”<sup>[9]21</sup>。这是宗教与黑格尔哲学的特殊关系。由此可见,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的建立十分必要,也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重要一环。在理解宗教与哲学的一般关系即普遍性与宗教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的特殊性之后,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这一个体性的理性宗教观。

### (三) 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的逻辑展开

黑格尔的逻辑学(概念体系)为他的宗教观的形成奠定了理性基础,因为“真理的存在要素只在概念之中”<sup>[10]</sup>。黑格尔认为,“在一切科学之中,只能有一个方法,因为方法就是说明其自身的概念,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概念只有一个。即是说,唯一科学的方法就是凭借概念的辩证发展或者展示其自身,而理念(理性)或者精神是推动力,是运动,是活动,是活生生的,它借助于概念而成为必然的。”<sup>[6]50</sup>也就是说,概念体系即由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的运动演化过程,同时也是概

念由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个体性的过程。黑格尔通过将宗教概念的理性化、特定宗教的理性化和绝对的宗教(基督教)的理性化,形成了他的理性宗教观。

第一,宗教概念的理性化。“概念成为宗教哲学的开端,因为概念就是事物的本质。纯粹概念不仅是一般思维的基本规定,而且也是一般存在的基本规定。”<sup>[1]175</sup>一般的宗教概念中包含着自身的否定,即特定的宗教,概念进一步扬弃自身,特定的宗教重返自身就成为绝对的宗教,这就是宗教的演化过程。在宗教概念(普遍性环节)中,黑格尔确立了研究宗教的一般模式,即宗教的抽象概念(普遍性环节)、宗教的具体表象(特殊性环节)、崇拜(个体性环节)。<sup>①</sup>黑格尔在这里的主要意思是“主体通过崇拜,而达到‘与上帝合一的意识’,达到永生。他显然使用了正(预先设定的统一性之环节)、反(分离之范围)、合(凭借‘那在分离之中复原其自身之自由’而达到永生、和解)的三段式。”<sup>[6]62</sup>在建立这种研究模式之后,黑格尔将它运用在特定的宗教和绝对的宗教之中,为特定宗教的理性化和绝对宗教的理性化奠定基础。因为这种概念在自身之中的演化还没有外化为实存,“精神经历了两次同样的过程:一次是以纯粹概念或思想的形式经历的,另一次则是以实存的形式经历的。概念只有当其走出纯粹状态而实现自身之后,才能成为绝对精神和真理。”<sup>[1]175</sup>

第二,特定宗教的理性化。由概念阶段发展到判断阶段,也是概念的普遍性阶段发展到特殊性阶段。“特定的宗教作为‘精神之特定意识’的实存形态就是历史的宗教,而这些特定的宗教按照精神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依次展开的序列,就是宗教的历史。”<sup>[1]182</sup>虽然宗教形态千差万别,“但宗教形态的发展演变说到底是由概念自身来规定的,即使在那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宗教之间,仍然

<sup>①</sup> “我们将崇拜理解为这种包括内心深处和外在表现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出复原与绝对者的统一,因此,从本质上说也是精神和心灵的一种内在改过自新。”参见《黑格尔著作集 16 宗教哲学讲演录 1》,燕宏远、张国良译,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7 页。

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内在联系。”<sup>[1]182</sup>

特定的宗教分为自然宗教和精神个体性宗教(《宗教哲学讲演录》<sup>①</sup>中的结构划分),这与黑格尔1821年宗教哲学手稿中的特定的宗教有所不同。在1821年手稿中,分为直接的宗教(东方的宗教包括埃及、印度等宗教)、壮美的宗教(犹太教)、优美的宗教(希腊宗教)和合目的性的宗教(罗马宗教)。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原因在于它们依据的逻辑原则不同。《宗教哲学讲演录》是将特定的宗教部分中自然宗教和精神个体性宗教与绝对的宗教(基督教)看成一个整体,是按照“精神或概念自身运动的规定而进行的,即遵循自在的精神、自为的精神、自在自为的精神或者实体、主体、实体与主体的统一的三段式的基础上发展的”<sup>[1]182-183</sup>。而1821年手稿则是将特定的宗教单独考虑,处于判断阶段,直接的宗教、壮美的宗教、优美的宗教、合目的性宗教依次对应实有判断、反思判断、必然判断、概念判断。无论哪种结构,“都是黑格尔为了他的逻辑体系服务的,也就是理性主义原则。”<sup>[11]</sup>在《宗教哲学讲演录》中特定的宗教的第一阶段自然宗教扩展了1821年手稿中的直接的宗教,分为直接的宗教(巫术)、意识在自身中的分裂(中国宗教、印度宗教、佛教、喇嘛教)、向自由过渡中的自然宗教(波斯宗教、叙利亚宗教、埃及宗教);而将1821年手稿中的犹太教、希腊宗教、罗马宗教归为自然宗教的第二阶段精神个体性宗教。这不仅在内容上扩展了1821年手稿,在结构上每一阶段也基本上按照正、反、合的三段论的形式进行推演。

“黑格尔有意识地使用‘特定的宗教’的说法,来代替以前基督教把它们统称为‘异教’的贬低性语言,这些被视为黑格尔宗教哲学的革命性突破。他指出,作为特定的宗教,它们的局限性在于其自身的概念的规定性太少,太抽象,因而有缺陷。”<sup>[8]597</sup>黑格尔用哲学的概念体系来衡量宗教,通过将各种宗教与其逻辑学概念的一一对应,完成了特定宗教的理性化。由于特定的宗教只是有限实存而非真理,因而纯粹概念需要与完善的、绝对的宗教结合。

第三 绝对的宗教(基督教)的理性化。在经

历了判断阶段(特殊性环节)特定的宗教之后,最终进入了宗教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推论阶段(个体性环节)绝对的宗教——基督教。黑格尔从概念自身运动的视角论证了上帝就是普遍的、绝对的、本质的精神,基督教就是绝对精神在自身中的自我启示。“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神,作为绝对知识或真理,其基本特点就是自我认识。而这种自我认识之所以是可能的,正是因为精神或神的本质就是理性。因此,黑格尔坚信上帝的本质是能够为人类理性所认识的。”<sup>[1]160-161</sup>他仍然遵循着他的逻辑原则,通过普遍性环节、特殊性环节、个体性环节来展现基督教的圣父的王国、圣子的王国、圣灵的王国。黑格尔认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区别也就是绝对的宗教与特定的宗教的区别在于,“它以其自身为对象,上帝是充满了精神的,它与自然万物和人的关系就是与其自身的关系。”<sup>[8]597</sup>至此,黑格尔完成了绝对宗教(基督教)的理性化过程。

黑格尔将一切宗教的演化发展都归入他的逻辑体系相互对应,使理性宗教观发展到极致,使宗教的演变过程成为合理的、有规律的、自在自为的发展过程。通过宗教概念的理性化、特定宗教的理性化和绝对宗教(基督教)的理性化,完成了他

<sup>①</sup> 《宗教哲学讲演录》是由黑格尔在柏林大学做的四次讲座(1821年讲演、1824年讲演、1827年讲演、1831年讲演)编辑而成的,它是黑格尔宗教哲学形成的标志。目前国内有三个《宗教哲学讲演录》的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魏庆征先生根据1928年斯图加特版的《黑格尔全集》翻译的,沈真先生考证过此版本为《黑格尔全集》格罗克纳版,也就是“友人版”全集的重印,是依据四次讲演编辑而成。第二个版本是梁志学先生根据北莱茵—威斯特伐伦科学院版的《黑格尔全集》即历史考订版全集翻译的,这一版本与其他版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收录的是黑格尔1821年第一次讲授宗教哲学时写的手稿,是黑格尔宗教哲学最可靠的版本,但内容较少。第三个版本是燕宏远、张国良根据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编辑的《黑格尔20卷著作集》翻译的,也是依据四次讲演编辑而成的,反映出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本文主要依据第三个版本燕宏远、张国良翻译的《宗教哲学讲演录》,并结合梁志学先生翻译的1821年宗教哲学手稿进行对比,因为两个版本在结构和内容上有所差异,进行对比可以更好地理解黑格尔的宗教思想。

理性宗教观的建构。

### 三、对黑格尔理性宗教观若干问题的思考

黑格尔理性宗教观既是对近代宗教观的总结,也是对近代宗教观的批判和重构。从深度上来看,他的理性主义宗教哲学批判超越了康德的道德论宗教哲学,丰富了近代德国的宗教哲学思想。黑格尔以逻辑学为方法论,使理性宗教发展到了顶点。耶斯克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称为思辨性的宗教哲学,利文斯顿也将其评价为“思辨观念主义”<sup>[12]239</sup>。从这一点上看,他的思想客观上终结了近代宗教哲学的发展。另外,“黑格尔把上帝或精神理解为是通过在世界中的内在表现以及对世界的依赖而实现的,这种理解激起了关于基督教对上帝与世界关系理解的一场全新讨论。他深刻地改变了神学家们后来思考上帝与世界关系的方式。”<sup>[11]291-292</sup>他关于“精神在历史人物耶稣之中自我实现的概念,还引起了许多同耶稣基督有关的问题,他对道成肉身的讨论大大升温了当时正在兴起的对历史上的耶稣的探寻以及‘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耶稣’之间关系的所引起的辩论”<sup>[12]292</sup>。这些都开启了现代宗教思想的萌芽。

从广度上来看,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扩展了传统宗教观的论域,改变了以往以基督教为唯一研究对象、忽略其他宗教的研究现状。他从整个宗教发展的过程来看基督教,并认为其他宗教的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他深刻地理解到,我们必须根据相互依赖性和过程性来理解自然、历史和上帝即实在本身。”<sup>[12]291</sup>“打破了欧洲宗教史里过去流传的两种基于地域范围的和囿于宗教经验的三分法框架,一个是古代罗马社会晚期形成的‘异教、犹太教、基督教’的框架,一个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形成的‘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框架。”<sup>[13]</sup>这种方式也对现代宗教思想中的多元主义宗教观和比较宗教学有所启示。“黑格尔在比较宗教学形成之前,就敢于有囊括全世界的宗教形态为一体,并力图对它们做出统一的合理解释的学术意图,并且在他一次又一次的讲课中逐步深化着这个意图,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

处。”<sup>[14]</sup>“黑格尔宗教哲学对宗教发展所做的历史性描述,却是以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的;它所描述的宗教发展与实际历史发展相对应平行着,因而实在的内容渗透到其中。可以说,黑格尔宗教哲学中抽象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包含着一种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贯穿着一种宏伟的历史观。”<sup>[6]74-75</sup>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其重要影响一直存在,无论是来自老年黑格尔派对他的思想进行的系统化阐述及青年黑格尔派对他所进行的批判,还是来自同时期施莱尔马赫的批判,连同后来的巴特神学的批判,都使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继续活跃在宗教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之中。

毋庸置疑,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疑难。问题的焦点在于,逻辑原则如何对待真实的宗教历史。黑格尔的原则是以逻辑原则为先,用逻辑随意裁剪历史,忽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这主要体现在黑格尔对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态度上。

第一,黑格尔对犹太教出现的历史顺序,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历史哲学》中有重大出入。前者的顺序为犹太教、希腊宗教和罗马宗教,后者则是希腊宗教、罗马宗教和犹太教。这正是黑格尔理论中无法调和的矛盾所在。“当他站在历史的原则上去梳理逻辑时,犹太教和基督教内在关联便成为断裂式的,罗马世界成为基督教的直接来源。同样,当黑格尔站在逻辑原则上去审视历史时,罗马世界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又被逻辑所湮没,犹太教又成为基督教产生的直接前提。”<sup>[15]181</sup>正是黑格尔理性宗教观中历史与逻辑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才使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施特劳斯与鲍威尔分别从历史主义原则和逻辑主义原则进行批判和改造,造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

第二,黑格尔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反映出黑格尔理性宗教观用逻辑随意裁剪历史的理论缺陷。他对十一种宗教进行了研究,却没有对伊斯兰教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是他宗教思想的重大缺陷。每种宗教都要与逻辑形式一一对应,并且要具有相同的特性。以1821年手稿中的特定宗教为例,直接的宗教对应实有判断,它们都具有直接

性的特点。因此,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黑格尔已没有适合的位置留给伊斯兰教。古留加认为,“黑格尔为了呆板的公式而把伊斯兰教‘遗忘’,因为伊斯兰教在基督教产生之后几百年才出现,又不可能把它安排在越来越正确地认识神的定义中;在绝对的‘真正的’宗教之后,又突然产生了占据亚洲大部分并深入到欧洲和非洲的一种‘虚假的’宗教。”<sup>[1]</sup><sup>397</sup>因此,只能将它忽略。

通过对黑格尔关于犹太教、伊斯兰教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黑格尔逻辑原则无法完美地解读真实、完整的历史,这深刻地反映了黑格尔宗教观的基督教优位论和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缺陷。他虽然赋予其他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但从结论上来看,依然是试图为基督教做铺垫,用以论证基督教的独特性与进步性,并没有彻底地摆脱时代的局限性。同时,西方中心论也限制了黑格尔的视野,他将目光定格在西方社会,以不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东西方宗教,“轻视了人类广泛存在的其他宗教信仰形式的地位,阻碍了客观全面地研究认识人类宗教信仰。并且‘西方中心论’宗教学助长了在学术和实践中只注重宗教的外在形式,轻视甚至完全忽略信仰内核的偏颇。”<sup>[16]</sup>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思想文化接触密切,各种宗教相互碰撞、相互影响,现代宗教观更多地体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注重各个宗教间的平等对话,谋求宗教和平关系的发展,体现了对传统宗教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排他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正是由于黑格尔将这种传统的宗教观局限性的充分暴露,才使得现代宗教观发生了转向。

#### 参考文献:

- [1] 赵林《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9 页。

- [3] 古留加《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2 页、第 397 页。  
[4] 陈士聪《“理性”与“信仰”相统一的新路径:黑格尔的“爱”观念》,《理论月刊》2015 年第 11 期,第 29-33 页。  
[5] 黑格尔《黑格尔著作集 16 宗教哲学讲演录 1》,燕宏远、张国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6] 长河《黑格尔宗教哲学初探文集》,南京: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7 页。  
[7] 李鹏程《信仰与革命——对 19 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精神世俗化历史的理论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8 页。  
[8] 张慎《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 6 卷),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9]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1 页。  
[10]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4 页。  
[11] 尹曦雯《黑格尔的理性宗教观》,哈尔滨: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14 年。  
[12] 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上)》,何光沪、高师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9、291、292 页。  
[13] 梁志学《关于黑格尔〈宗教哲学手稿〉》,《世界哲学》2011 年第 5 期,第 57-70 页。  
[14] 李鹏程《论黑格尔宗教哲学的形而上学建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2 期,第 44-50 页。  
[15] 叔贵峰《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逻辑演进》,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8-181 页。  
[16] 安伦《摆脱“西方中心论”及重建本土宗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5 期,第 107-113 页。

[责任编辑:朱 磊]